乡村电影

□ 杨鹏钧

上世纪80年代，我的家乡井桥村还是一个相对偏僻、落后的地方。村里的人们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平淡乡村生活。那时，群众的乡村文化生活更是贫乏，除了个别的富裕之家才拥有一台黑白电视机或者收音机外，村民们获取信息源的途径，也仅有村大队部里那乡村大喇叭了。

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，乡村电影应时而生，为乡村群众枯燥的农耕生活增添一份令人难忘的美丽色彩。

村里人口较多，隔三差五就会有人为许愿而“写”电影。记得当时村里先后出现过四名电影放映员。他们都是根据自己的喜好从县城电影公司挑选电影片子，然后在周围村子里放电影，一则给自己过瘾，其次是让大家同乐，他们好像暗自较劲儿似的，你方唱罢我登场。刚开始是不收钱的，请的人家多了，放电影便逐渐地成了一种职业。所以，当时村民们的交通工具，多是二八大杠型黑色飞鸽牌自行车，但条件好些的放映员，家里却已经开上小摩托车了。

那时的电影多是戏曲片、喜剧片、战争片、古装片等，先有黑白色的，后来才有彩色的。“请”电影的人家一般都是事先预约好的，主家先选个“吉祥”的日子，到了那天下午，放映员就去县城取片。日落西山时，一条长长的通村土路上，随着一辆小摩托车的阵阵突突声，进县城取片子的放映员回村了。见着村里的人们儿，热情的放映员总不忘提前做一下宣传，“各位老少爷们儿，今儿晚上咱村儿放电影哩啊！是十字街的老张家！人家儿子考上师专了！将来毕业后教书育人，就成吃商品粮的人啦！老张呢，请一场电影庆祝庆祝！喝罢汤，欢迎大家，去街里看电影！”

这个好消息不胫而走，很快！全村人都知道了。尤其是下午刚放学的孩子们，看到放映员，心里更是美滋滋的。

晚饭前，在主家人的配合下，早早地把那块正方形的，白色影布挂起来，一般选在主家大门口附近，大树呀、房子墙壁呀什么的。同时，主人家从家中抬出一张约一米多高的桌子，供放映员摆放设备，并摆上茶水香烟、板凳等。

早早吃过晚饭的老头儿、老太们，便都搬着椅子、凳子来到了影布前，一些兴奋小孩们，甚至晚饭前就已经把椅子、凳子放在那里占位置了。小孩子们叽叽喳喳说说笑笑，讨论着即将开始的电影，好一个热闹的场面！

晚饭后，放映员开始摆放电影设备、接电源线、调试镜头、话筒音响、焦距、装片轮儿，吹吹话筒声音正常。约摸有十来分钟的功夫，准备完毕，只待主家院子里的一阵鞭炮声。在这等待的间隙里，放映机照明灯亮起，照亮孩子们的笑脸，照亮整个夜空。这时，立刻会有一些顽皮的孩子们趁着灯光，向影布打手势，有的似小狗，有的像老鹰，逗得大家笑声起伏，划破夜空。

这时，突然一阵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响起，放映员立刻按下放映机的开关，照明灯熄灭了，屏幕上出现了图像，声音从音箱里传出。现场立刻停止了嘈杂的说笑，只剩下两个片轮儿均匀的转动声……于是，原本漆黑无趣的乡村夜晚，因为一场露天电影，便成了大人和孩子们心中的最爱。以致于电影演后的几天里，大人小孩还在议论着电影里的事儿，有的因为没看而遗憾好几天。

三十多年光阴，弹指一挥间，不知不觉中就过去了。现在，城乡面貌越来越好，看露天电影少了，那些乡村电影，不仅给我们的童年带来了无限的快乐，也成了一个时代美好的回忆。

立秋早晚凉，中午汗湿裳。8月7日，我们迎来“立秋”节气。“立秋”是二十四节气中的，第十三个节气。虽然并不是真正意义的入秋，但至少意味着秋天更近，可以翘望清凉了。

立　秋

★李剑友

季夏高温逐逝远，孟秋霜露步迎前。
稼禾木草寸结子，旷野田畴硕穗连。
五黍丰登粮廪满，六禽肥壮肉肴添。
骚人墨客感悲痛，我羡缤纷赤翠蓝。

七　夕

★张亚旭

拈指飞玉簪，惊鸿电光闪。
迢迢银河浪，双星隔两端。
休言相思苦，莫怨路艰险。
试问谁家母，愿把女轻捐？

千夫怒指佩洛西

★李剑友

美帝妖婆佩洛西，台湾窜访暗袭击。
黄狼撒野骚一路，魔鬼猖狂臭万鼻。
联总堂堂批盗霸，各国狠狠斗驴欺。
拜登空莱踏红线，宝岛随时闪电霹。

秋天的步履

★丁宇

从一片片落叶开始
就已注定
有一种守候朴素而虔诚
那是秋天的步履
诠释了乡村的五谷丰登

从一串串果实开始
就已注定
有一种流淌凝重而张扬
那是秋天的音符
诠释了乡村的秋意深浓

从一场场秋雨开始
就已注定
有一种飘零悠长而悠远
那是秋天的缠绵
诠释了乡村的盈盈秋水

从一丝丝牵挂开始
就已注定
有一种思念轻盈而美妙
那是秋天的怀想
诠释了乡村的华星秋月

爷爷的立秋

□ 张星

古人云：“一叶落而知天下秋”。可在爷爷眼中，用梧桐树叶的凋落来判断秋天的到来，是城里人才会挂在嘴上的文酸句子；庄稼人的秋天，是从玉米的成熟开始算起的。

立秋前后，当初那些小小的绿苗子已经长得像个玉米样了。逐渐齐人高的个头，一列列整齐的在田里挺立着，像极了成天比着个头期待长成大人的少年。空气中还弥漫着蒸腾的热气，但任谁一到玉米地看到这长势凶猛的玉米杆子，都得心满意足地发出欣慰的赞叹，“嗯，秋天要来了啊！”

每年的立秋前后，爷爷都会特别注意着天气雨水，不是站在村头眺望远处的几片云，就是守着收音机等着听天气预报。

刚开始的几天，每次看见远处有几片隐约的黑云，爷爷便会摩擦着手掌，眯着眼睛，以一种胜券在握的语气缓缓道，“雨要来了，我的玉米们又要窜一窜喽！”只是那几片云偏不遂爷爷的愿，眼看快到我们头顶的时候，又调皮地飘走了，留下长长的尾巴仿佛是在捉弄当初对自己胸有成竹判断的爷爷。

于是爷爷转而相信科学，“天气预报肯定准，人家用的是精密的科学仪器，有专家在测呢！”爷爷抱着收音机向奶奶解释道。无奈天气预报员哪里了解爷爷的心思，好几天报的都是晴天或多云，把爷爷焦虑得在田头踱来踱去，“立秋无雨是空秋，万物历来一半收。这不下雨，我的玉米可咋办呀！”

原来爷爷的心记挂的始终是他的庄稼，土地里耕种的玉米。立秋有雨样样收，立秋无雨人人忧。农民们靠天吃饭，一年的收获都在这一场秋雨了，怪不得爷爷成天念着雨啊雨的，他希望那飘走的云能听见他的热切期盼，回来为地里洒下珍贵的甘露。

偶然的一天清晨，劈里啪啦的雨声叫醒了人们。清爽的湿气透过门缝和窗户钻进了屋里，钻进了人们的被窝。突然的凉意并不会使人们懊恼，反而让他们的脸上露出来欣慰的笑容——秋不凉，籽不黄，下雨了才有好收成呀！

在我的印象里，立秋没有雨的年头很少，但很多年有那么一次，也足以让爷爷愁个半年。剥开玉米棒子的层层外衣，里面裹着的只有干瘪瘦小的玉米芯子。爷爷心疼地看着满地蔫头蔫脑的玉米，无奈地叹息。家里这种因为收成不好带来地阴云一直持续很久才会散去。

如今，家里的几亩地早已被人租去搞大规模机械化种植，我陪爷爷去参观过一次。空中施肥的无人机，轮胎有一人高的拖拉机，我看着那些现代化的设备连连惊叹，原以为爷爷也会大加赞赏，谁知他竟沉默着看完了所有的设备，直到离开的时候才自言自语了一句：“最重要的还是天气啊！”

爷爷与土地、天气打了一辈子交道，如今住在城里，也不忘在阳台上种些花花草草，爸爸打趣地问爷爷，种花需要看天气不？爷爷一边给花修剪一边回答：“现在都能无土栽培了，那日光灯都能照花儿了，你说还需要看天的脸色不？”

值班总编：梁国强　本报地址：县融媒体中心六楼　编辑部电话：7065556　运营部电话：7065557　投递部电话：15639976822　法律顾问：陈鹏阁　电话：15037595699